

季漢書



季漢書



季漢書卷七十

諸暨章陶裁良氏纂

邑後學

宋魯庵郭琳

全校

吳臣周瑜魯肅列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祖父景景子忠皆官太尉父
異洛陽令瑜少壯有姿貌而英傑不羣孫堅興義兵討董卓
卓畱家壽春瑜與堅子策同年瑜見策奇之策亦知瑜才
也獨相友善瑜勸策徙居舒推道南大宅舍策升堂拜母
有無共之其見識特殊自董卓亂後姦雄並起據州郡瑜
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收兵會策東渡至歷陽馳書
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從攻橫江當利
皆拔之渡江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攻湖孰江乘皆下之

進入曲阿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衆足取吳會平山越卿還鎮丹陽瑜還袁術遣從弟允代尙瑜與尙俱還壽春術欲用瑜瑜觀術終無所成求居巢長欲假途東歸術聽之建安三年遂自居巢還吳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給鼓吹爲治館舍贈賜莫與比策令曰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瑜時年二十四吳中皆呼爲周郎甚貴異之出備牛渚尋領春穀長頃之策欲取荊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時得橋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橋瑜納小橋策從容謂瑜曰橋公二女雖流離

得吾二人作壻亦足爲歡復遙尋陽破劉勲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畱鎮巴邱五年策薨權統事是時曹操據中原假名匡復實欲包舉天下而吳立國日淺衆心未洽一旦隕殂勢甚阨蹙瑜將兵赴喪遂畱吳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任子權召羣臣會議張昭秦松等不能決權乃獨將瑜詣母吳夫人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于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于郢遂據荆陽至于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內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

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
 于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
 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
 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
 將軍韜勇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吳夫人曰公瑾議
 是也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耳我視之如子也汝其兄
 事之遂不送質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
 囚俘萬餘口還備官亭江夏太守黃祖遣鄧龍等將兵數
 千人入柴桑瑜追討之生虜龍等送吳十三年春權討江
 夏瑜爲前部大督大破之九月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
 操操遺權書曰頃者奉辭伐罪旄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

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于吳權得書以示羣臣莫
不嚮震失色惟魯肅執拒操時瑜使鄱陽肅勸權召瑜瑜
至權會羣下議咸曰曹操豺狼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
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
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
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
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大
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實漢賊也將軍以
神武雄才兼杖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
用英雄樂業尙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
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內憂

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較勝負于舟楫可乎今
北土旣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尙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
馬杖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
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
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宜在今日瑜
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
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
惟孤尙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
以君授孤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
操者與此案同會罷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
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開此議甚無謂也

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
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尙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
疑之衆衆數雖多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
軍勿慮權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文表諸
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
此天以卿二人贊孤也五萬人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糧
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
資糧爲卿後援時昭烈駐夏口遣諸葛亮求援於權權遂
遣瑜及程普爲左右督與昭烈并力迎操遇于赤壁時操
軍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
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

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瑜善之蓋乃先書報操欺以來
降至戰日取蒙衝鬪艦數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
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于艦上又豫備走舸繫于幕
尾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
進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叫曰降焉操軍士皆出
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
埃絕爛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煙炎張天人馬燒
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銳尋繼其後雷鼓大進北軍大敗
走昭烈與瑜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乃北還
操畱曹仁守江陵據荊州瑜與程普進軍與仁相對各隔
大江瑜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圍寧寧告急于瑜瑜畱

凌統守營身與呂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
大戰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還營仁聞瑜臥未
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敗棄城而
遁荊州平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
州陵爲奉邑屯江陵昭烈屯公安羣下推爲荊州牧歸附
日衆土地不足給昭烈乃詣京見權借荊州諸郡瑜上疏
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
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
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便如瑜者得挾與
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
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曹操在北方當

廣寧英雄又深知昭烈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漢中張魯寇侵國內孱弱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畱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于巴邱病卒時年三十六訃聞權流涕曰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孤何賴哉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瑜初見友于策太妃又使權以兄奉之是時權位爲將軍諸將賓客爲禮尙簡而瑜獨盡敬執臣節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

晉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
不覺自醉初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
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以才辯稱莫與爲對乃布
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
涉江湖爲曹氏作說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隔別
遙聞芳烈故來敘闊并觀方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瑜
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只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
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別自相請後
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宴飲
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
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

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可間中州之士以此多之吳之立國佐命自瑜而赤壁之役大義旣明姦雄折衄其功偉矣當時同志者厥惟魯肅焉後權稱尊號謂臣下曰孤非周公瑾不帝矣瑜二子一女女配太子登長循尚公主拜騎都尉有瑜風早卒循弟允初拜興業都尉權妻以宗女授兵千人屯公安權黃龍元年封都鄉侯後以罪徙廬陵郡權赤烏二年諸葛瑾步騭俱陳乞權乃許之會允病死瑜兄子峻亦以瑜元功爲偏將軍領吏士千人峻卒子護以危險黜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少孤與祖母居家富性好施

與時天下已亂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以賑窮弊結士爲
務鄉邑間咸向之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過候肅并求
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瑜瑜益知
其奇也遂相親結袁術聞其名就署東城長肅見術無紀
綱不足與立事乃南至居巢就瑜與瑜東渡江往見孫策
策重待之因畱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劉子陽與肅
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
急還迎老母無事滯于東城近鄭寶者在巢湖擁衆萬餘
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
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
徙肅母至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尙駐吳瑜謂

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
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祕論承運代劉
氏者必與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構帝基以協天
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驚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
揚之言介意也肅從之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
以成功業不可令去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衆罷退乃獨
引肅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
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
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
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
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

覺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張昭謂肅年少麤疏未可用權不以介意益貴重之賜肅母衣服幃帳居處雜物富擬其舊劉表卒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下外帶江漢內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萬里士民殷富若據而有之此帝王之資也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軍中諸將各有彼此加劉備天下梟雄與操有隙寄寓于表表惡其能不能用也若備與彼協心上下齊同則宜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并慰勞其